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第六十五回 盼佳音虔心問卜 預盛典奉命掄才

話說眾姊妹別過夫人，來到花園，走過幾層涼亭水榭，到了文杏閣。只見滿園桃杏盛開，嫣紅照眼。紫芝望著寶雲道：「姊妹：我們今日莫到凝翠館去，那邊太覺遼闊冷清，此刻桂花又不開，雖說松陰可愛，須交四五月方好玩哩。我們就在這個閣子坐坐罷。」寶雲道：「愚姊也是這個意思。」一齊進了文杏閣。坐不多時，只見使女來報：「蔣府、董府、掌府、呂府四家小姐都到了。」眾姊妹連忙迎出。原來這蔣進乃河北道廣平郡人氏，現任吏部考功員外郎。夫人趙氏，膝下一子四女：子名蔣績，尚在年幼，長女名喚蔣春輝、次蔣秋輝；三蔣星輝、四蔣月輝。還有寡嫂跟前兩個姪女，一名蔣素輝、一名蔣麗輝。姊妹六人，都生得麗品疑仙，穎思入慧，去年郡試，俱在□名以內，試畢來京，靜候部試。誰知武后因當年舉子部試本歸吏部考功，今雖特點禮部，仍將蔣進派為同考，又派了禮部主客員外郎董端、祠部員外郎掌仲、膳部員外郎呂良，共四位同考，以示慎重之意。蔣春輝等聞父親派人同考，都要迴避，好不掃興；因同趙氏夫人說知，在家無事，要到姨父董端府上會會姨表姊妹，消遣消遣。夫人隨即命人伴送到了董府。

這董端乃江南道餘杭郡人氏，現任禮部主客員外郎。夫人趙氏，膝下無子，生有五位小姐，長名董寶鈿、次董珠鈿、三董翠鈿、四董花鈿、五董青鈿。個個都是嬌同豔雪，慧比靈珠。這日正因迴避在家悶坐，聽得蔣家表姊過來，姊妹五個連忙迎到上房，大家行禮。趙氏夫人正在讓坐問話，只見董端從衙中回來，蔣春輝忙同五個妹子上前見禮。

董端道：「你們來的正好。我同你父親才在卜府，那卜家伯伯恐你們不能赴試，在家煩悶，今日接你們過去同孟府、掌府、呂府幾家姊妹大家聚聚。」言還未畢，蔣進也命人過來告知此話，就教六位小姐同這邊五位小姐一同過去，眾姊妹個個歡喜，登時乘車，行至中途，又遇見掌府、呂府小姐也是望卜府去的。

這掌仲乃河東道太原郡人氏，現任祠部員外郎。夫人朱氏，三胎生育二子四女：二子俱幼，大女名叫掌紅珠、次掌乘珠、三掌驪珠、四掌浦珠。姊妹四個，都生得神凝鏡水，光照琪花。這位掌老爺就是膳部員外郎呂良夫人掌氏之兄，同卜濱、孟謨、蔣進、董端，呂良都是同科進士。那呂良乃河東道平陽郡人氏。夫人掌氏，止生三女：長名日堯莫、次呂祥莫、三呂瑞莫。姊妹三個，也是生得暖玉含春，靜香依影。這日因卜府來請，約了掌家四個表妹一同前來。走至中途，恰恰遇見蔣、董兩家小姐。

不多時，到了卜府。寶雲等迎出，大家拜見，並與成氏夫人行禮，歸坐。茶罷，成氏道：「諸位姪女這兩年都是在家用功，相聚日子甚少，即或偶爾一會，我看你們都是匆匆忙忙就別過了，總因有個書本子放在心上。好在你們姊妹都立了『淑女』匾額，也不枉這幾年苦功。去年冬天，我打聽打聽這家也中了，再問問那家也中了，你們姊妹三□三個，就沒剩下一個！我那時得了這些喜音，足足歡喜好兩月，只怕比你們自己喜的還加倍哩。如今就只可惜你們現現成成的『才女』匾額卻被你們父親、伯伯、叔叔們耽擱了。」蔣春輝道：「這是姪女們『才女星』還沒現，所以有此一折。將來能穀托賴伯母福氣，再遇才女部試，諸位伯伯同姪女父親都不派人考試，那就好了。」

紫芝道：「春輝姊姊：你這話就叫『望梅止渴』哩。你想：自古至今，天下考過幾回才女？還想將來再考，並且還要父兄伯伯不派考官，你想可難不難？太后詔內雖有下科殿試之說，也不知何年何月。況且即或他年再遇女試，只怕到了那時，你同寶鈿、堯莫、紅珠幾位姊妹都有姊夫了，就是這邊寶雲姊姊同我蘭芝姊姊，到那時大約也有婆婆家了。」蘭芝聽了，臉上不覺紅了一紅，把紫芝瞅了一眼道：「你又亂說了！」呂堯莫道：「紫芝妹妹如今念了幾年書，怎樣嘴裡還是這樣淘氣？」掌紅珠道：「姊姊：你還不知哩。我們今年正月來賀節，伯母留我們看燈，住了兩日，誰知紫芝妹妹那張嘴近來減去零碎字，又加了許多文墨字，比從前還更狠哩。」董花鈿道：「紫芝妹妹嘴雖利害，好在心口如一，直截了當，倒是一個極爽快的。」紫芝道：「剛才堯莫姊姊因我說他有姊夫，他就說我淘氣。難道有姊夫這句話也錯了？如果說錯，並不是我錯的，那孟夫子曾說『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』，只好算他錯的。誰知那樂正子聽了不悅道：『紫芝不要混說，我先生何嘗說錯；你去問問那些女子，他們可肯對天發誓，一生一世不願有家麼？』」

成氏笑道：「你們聽聽，他忽然把個樂正子又請出來，說的話靈活現，倒也有個意思。」

蔣星輝道：「伯母莫要贊他，他得了意，更要亂說了。」紫芝道：「我也不想下次再考，我只盼明日部試，太后看了卷子說：『去年郡考還有幾家同姓的，怎麼都不見了？快快教他都來殿試！』那就好了。」蔣春輝道：「妹妹：你這話雖不是望梅止渴，卻有四字批語。」青鈿道：「那四個字？」春輝道：「叫做『畫餅充饑』。」成氏笑道：「要這樣說，一個是望梅止渴，一個是畫餅充饑，那還好麼？依我說，你們飯後無事，何不求個籤兒決決疑？聞得六男女起的課最靈，或者起個課也好。只顧說話，你們也該用飯了，都到晚芳園去罷。」紫芝道：「這裡花園本名『漱芳』，為何又改做『晚芳』？」成氏道：「這是你舅舅因膝下無子，欲取晚年得子之兆，所以改做『晚芳』了。」

眾姊妹別過夫人，都到園中，進了文杏閣，照向日次序分賓主坐下。用了點心。蔣秋輝道：「可惜今年殿試都不能恭逢其盛。」愚姊妹向來並未用功，今年不去，倒是借此藏拙；諸位姊妹未免抱屈了。」寶雲道：「當日伯伯大魁天下，誰人不知！所謂『家學淵源』，六位姊妹如果與試，自然也是前列，怎麼倒說藏拙的話。」董珠鈿道：「若論藏拙，要算我們姊妹五個，莫講別的，只這學問上，向來也不知叨寶雲姊姊多少教，還算我們老師哩。」呂瑞莫道：「若這樣說，寶雲姊姊要算我們太老師了。」紫雲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瑞莫道：「向來我們常叨珠鈿姊姊教，珠鈿姊姊又叨寶雲姊姊教，以此論起來，豈非太老師麼？」掌紅珠道：「寶雲姊姊是珠鈿姊姊的老師，又是瑞莫姊姊的太老師，但我們素日又叨瑞莫姊姊教，若論稱呼，寶雲姊姊該算我們甚的老師呢？」紫芝道：「據我看來：只好算個『太太老師』了。」蔣麗輝道：「太太同老師本是兩人，今忽變成一人，倒也別緻。」

紫芝道：「我勸諸位姊妹暫把酸文收一收，我有句話說，今日之聚，原是舅舅惟恐大家不能應試，心中煩悶，接來一同玩耍消遣。我可不會說謊：我連日因迴避在家，同我七個姊妹姊妹心裡好不悶躁；今日聽得舅舅來接，以為借此大家頑頑可以解解悶氣。誰知你們見了面，只說這些口是心非道學話，豈不悶上加悶麼！」董寶鈿道：「你看紫芝妹妹如今中了淑女，還這樣好玩；他的脾氣，倒同我家青鈿妹妹一樣。」芳芝道：「紫芝妹妹平素在家總是如此，我們起他一個外號，教做『樂不夠』。」紫芝道：「莫說我中了淑女還要頑，就是太后准我們殿試，中了才女，也要頑哩。」錦雲冷笑道：「你們聽聽：好自在話兒，還想殿試哩！」蔣春輝道：「他這話也有四字批語。」香雲道：「叫做甚麼？」春輝道：「叫做『一相情願』。」掌浦珠道：「姊姊倒莫這樣說。妹子聽得家父說：『此番女試，乃自古未有曠典，非往年科場可比，原可無須迴避；無如大家懼怕冒昧，不敢請旨，以致耽擱。如果聯銜請旨，太后正恐考的人少，那有不准之理。』如今只盼他怎樣能問一聲，或在別的話上提起，也就好奏了。」

蔣素輝道：「我們與其疑疑惑惑，何不遵著伯母之命，公求一籤，看是怎樣。」寶雲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因命丫鬟擺了香案，著人借了籤筒，登時齊備，一個個虔誠頂禮，望空禱告，求了一籤。把籤本展開，大家一看，卻是「中平」籤。後面有兩句詩道：「欲識生前君大數，前三三與後三三。」

眾人看了都不解何意。紫芝道：「這末句明明寫著前三三，是我們三□三人；那後三三，是三月二□三日教我們去殿試。難道這還錯麼？」掌乘珠道：「妹妹解的雖有點意思，但殿試在四月，怎說三月就殿試呢？」紫芝道：「不錯，我倒忘了。只怕三月二□三日教我們去補部試罷。」呂祥莫道：「剛才伯母說芸芝姊姊會起課，我們何不再起一課？籤課合參，豈不更妙。」彩雲道：「鬧了半日，倒把這件疑疑的忘了。」

眾人都圍著孟芸芝，教他起課。芸芝道：「這也不必都起，只須公起一課，詳詳課體，再看看類神，就可略知一二了。」掌驪

珠道：「既如此，求姊姊起罷。還是用錢搖，還是要用著草呢？」瑤芝道：「那是『周易』課用的；他這『六壬課』要報時的，就請那位姊姊報個罷。」董青鈿道：「等我來。」剛要想報，因付了一付，指著外面眾人道：「口報時辰，惟恐三心二意；我如今將那東首緊靠橋邊那顆杏樹，有個翠雀落的朝東那枝杏花折來，看看連花帶朵共有多少，如在□二朵之外，就以□三為子時。以此為時，不知可好？」綠雲不等說完，即拉了玉芝一同走出，隨後瓊芝、青鈿也跟來。

剛到橋邊，玉芝道：「你看那個雀兒見有人來，他就飛了。」綠雲道：「幸虧他才飛，要早早飛開，還記不清那一枝哩。好在還不甚高。」即用手輕輕折了下來。瓊芝道：「難得齊齊全全，一個花瓣也不落。」只見蔣月輝迎來道：「芸芝姊姊教你們留神拿著，莫把花朵遺失，就不靈了。」一齊來到閣內。芸芝接過杏花，數了一數，卻是初放朵兒，連大帶小共三□三朵。華芝道：「你看這個花兒也合今日人數，莫不有些道理麼？」香雲搖手道：「姊姊且慢議論，讓他靜靜好算。」芸芝掐著指頭，沉思半晌，忽然滿面喜色道：「今日是初九日，大約二□三日壬申，大家都要禮部走走哩！」紫芝道：「何如？春輝姊姊還說『一相情願』哩！」

董翠鈿道：「姊姊且把課中大略講講，是個甚麼意思？」芸芝道：「凡占考試，以文書爻為主，次則再看朱雀。蓋朱雀屬火，主文明之象，是此課的類神。這兩樣是最要緊的。其次再將課體合參，即如今日是個戊午日，……」紫芝道：「他這課一定靈的，你們只聽這個日子就曉得了。別人可記得今日是個戊午麼？」寶雲道：「芸芝妹妹剛講的有點意思，你又從中添一段子。你看天已不早，等他說完，我們也好吃飯了。」紫芝道：「姊姊：你說加的這段不好？」蔣秋輝道：「好妹妹！你莫說，聽他說。」

芸芝道：「杏花三□三朵，除去二□四，仍餘九數，按□二時論之，是為申時；妙在三傳四課七個字，除去旬空、陷空，暗暗透出巳、戌、卯三個字，恰合了『鑄印乘軒』之格，占試最吉。況已為文書，朱雀又入傳，兼之巳又暗遁丁馬，主文書發動之象；二□三日交了壬申，巳申合動文書，丁壬合起丁馬，看來一定補考的。」眾人聽了，無不喜笑顏開。紫芝道：「你這課，真象《西廂》那句才好哩。」秋輝道：「象句甚麼？」

紫芝道：「莫是『說來的話兒不應口』罷。」蘭芝把紫芝瞅了一眼道：「據我看來：第一次部試是三月初三日，第二次復試又是三月□三日，那杏花又是三□三朵，我們又是三□三人；如果二□三日補考，恰又合了籤上『前三三後三三』的話，這課一定靈的！」素雲道：「紫芝妹妹敢是看過《西廂》麼？」蘭芝道：「那裡看過，不過聽那唱戲說的，他就記在心裡，隨口亂說，妹妹何必同他講究。」寶雲道：「飯已擺在對面敞廳，請諸位姊姊那邊坐罷。」大家於是過去。自此之後，眾位小姐都在花園日日團聚。

那卞濱進朝伺候紅旗捷報到京，忙了幾日。□三日試畢，於二□二日放榜：陰若花中了第一名部元，唐閨臣中了第二名亞元。卞濱同孟諫帶領司官，捧了各卷，進朝面呈，武后把超等卷子看了數本，道：「不意閨閣中竟有如此奇才，而且並有外邦才女，真可謂一時之盛了。」又將卷面名姓細細翻閱一遍，不覺歎道：「誰知這幾家竟無一人取在超等，真真可惜！」一面又將特等名次清單前後看了一遍，因向卞濱道：「有件異事，卿可曉得？前者朕閱各處所進淑女試卷，內河南道有孟姓八女，淮南道有卞姓七女，其餘同姓的亦復不少，朕亦不能記憶。但孟、卞幾家，揆其命名，倒像姊妹一般，細看郡縣所取名次，又都前列。朕意今年部試，倘這幾家同姓之女俱能取中固妙；設或竟有一二不能中式，亦必加恩准其一同殿試，以成千古佳話，今將各卷看看去，不但超等並無一人，就是特等也無其名，以此看來，竟是未曾來京赴試。其淮南一道，或者離京稍遠，所以不來，至於河南距京既近，又是平坦陸路，何以亦不赴試，豈不是件異事？卿居淮南，其卞姓之女，可知其詳麼？」

卞濱因叩首奏道：「聖上所言卞姓七女，皆臣妻妾所出；那孟家八女，俱臣甥女，即臣部侍郎孟諫之女，並孟諫之姪女。臣與孟諫因蒙欽派閱卷，故循科場舊例，臣等令其迴避，未敢入試。」武后忙問道：「卿女並卿之甥女可在京麼？」卞濱同孟諫一齊奏道：「臣等之女，自去歲部試後都已來京。」武后喜道：「原來有這些緣故，我說郡考既都前列，安有部試一名不中之理？若非問明，幾乎埋沒人才。其實此番考試，原無須迴避，這是卿等過於謹慎之處。不知此外還有迴避幾人？」

卞濱奏道：「還有同考官吏部考功員外郎蔣進六女、臣部主客員外郎董端五女、祠部員外郎掌仲四女、膳部員外郎呂良三女，連臣等之女，共迴避三□三名。」

武后立命卞濱開單呈覽，即刻發一諭旨道：

本日經朕查出迴避之淑女孟蘭芝等三□三人未赴部試，例應欽派試官另行考試。

檢閱從前郡縣所呈各卷，該淑女等或文理條暢，或字體端楷，均有可觀；況每考俱經前列，毋庸另行考試，即著一並欽賜才女，至期一體殿試。著先赴禮部，即照前次試題各補詩賦一卷，仍發謄錄。該部堂官會同同考官各官公同取列名次呈覽。

這旨剛才發下，禮部又奏進一本道：

前日臣部考場有淑女花再芳、畢全貞、閔蘭蓀三名，俱因汗卷貼出。今該淑女等因孟蘭芝等三□三名俱蒙欽賜殿試，求臣等轉奏，欲乞皇恩一視同仁，准預殿試，等因。

臣等因其籲懇至再，不敢壅於上聞。再，該淑女即前次部試名列四等三名，合併聲明，請旨定奪。

武后覽奏，因將原呈並履歷看了一遍道：「這都是少年要好的心勝。況迢迢數千里而來，別人都得才女匾額，獨他三人白白辛苦一場，這也無怪其然。」因於本後批道：

據奏淑女花再芳等籲懇情切，姑念汗卷係屬無心之失，著即加恩附入冊末，准其一體殿試，以副朕拔取閨才之至意。將本發下，卞濱當即曉諭，並命人通知眾位小姐明日五鼓齊至禮部補考。

這日寶雲同蘭芝眾姊妹因已交了二□二日，部試業已放榜，仍無消息，正在花園，都說芸芝的課不靈，忽然得了這個信息，人人歡喜。次日赴部補過詩賦，大家商量仍要到紅文館原定房子居住，希圖殿試近便。及至命人打聽，原來那所大房已被部元陰若花並章、文兩府小姐住了。內中雖有幾處空房，院落甚小，不能容得多人。大家只好各自歸家，靜候殿試。

那紅文館閨臣眾姊妹因若花中了部元，個個心歡；兼之同寓四□五人都得名列超等，真是無人不喜；閨臣因叔叔六個女學生也都得中，分外得意。這日正吃慶賀筵席，忽見多九公進來，眾人連忙立起讓坐。多九公道：「適才外面有一人要面見若花姪女，眾蒼頭問他名姓，他又不說。老夫細細觀看，倒像尊府國舅模樣。他不遠數萬里忽然到此，不知何故。老夫特來告知。」若花聽了，驚疑不止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